



陕北民歌注·赶牲灵

□史小溪

走头头的骡子哟三盏盏灯，
戴上了那个铃子哇哇的声。

你若是我的妹子哟招一招手，
你不是我的妹子走你的路。

……

这首信天游《赶牲灵》，是陕北民歌中广为流传且最具代表性的一首，被誉为中国民歌之首，从地方小调到全球经典。2010年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新春音乐会上，《赶牲灵》《黄河船夫曲》《泪蛋蛋抛在沙蒿蒿林》《走西口》《神仙也挡不住人想人》《蓝花花》《东方红》《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等17首经典陕北民歌演唱，被公认为陕北民歌“真正意义上的走出国门”的里程碑。

《赶牲灵》是属于古朴苍凉那类特点的民歌。旋律深沉、节奏缓慢，唱腔雄厚朴实，深情悠扬，高亢动听，给人一种悠远、深邃的感觉。更真切地反映了陕北赶牲灵人的真实生活。老子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那是“不可得之音也！”

歌子，是一位长途跋涉在远路上的赶牲灵的人儿，唱给他常常在某歇脚处的女人的，抑或是必须要经过的那个小镇或驿站路上，开店的那位妹妹唱给她心底守护珍藏的相好的赶牲灵哥哥的。也许她正伫立院落院畔，满是期待地向远方瞭望，渴盼她心爱的情人的到来。他们都在焦急又欣慰地张望着那就要到达的时刻。

远方的人儿，也许今天你听到“走头头那个骡子三盏盏灯”信天游时，曾动情地向住过那赶脚的浪漫自由吧，殊不知，那脚夫营生有多少苦累辛劳！崎岖山路，赶得是毛驴、骡子，走沙漠则是骆驼。漫长的赶牲灵路上，烈日狂风暴雨，抢劫的土匪，还有绝望的困顿寂寥！所以，那些脚夫歌中，总带有那种古朴沙哑苍凉。

赶牲灵人，也叫脚夫。旧时指为生活所迫，靠赶着骡、驴、马等牲口运送货物为行业的人，或被人雇佣赶牲口为生的人。牲灵，是陕北人口中对牲畜亲切的叫声，对牛、驴、骡马等大牲口的泛称，也说牲口。陕北山大沟深，道路崎岖，群山重重阻隔。春秋秋收，行旅运送等诸多事宜，几乎都离不开牛马驴骡这些大牲畜。所以对牲灵爱护备至，充满感情，他们不叫“牲畜”，好像这些牲灵有灵性一样。

古汉语中，生灵指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如我害生灵。

《西游记》三十五回悟空说：“似我师父、师弟，连马四个生灵，平日的吊在洞里，我心何忍！”

赶牲灵题材的传说与民歌自古流传，最早叫“脚夫调”：“你吆上骡子我开店，来来往往咱们常见面。”“骑骡子骑在马上，想妹妹想得我把病得上。”近代的老脚夫府谷县的柴根，被称为“陕北民歌活化石”！他编唱过许多脚夫调歌曲。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和许多受采访的老脚夫都说过，路上有没有“相好者”的问题：“有。漫漫路途，年年月月，要是没有，长旅路上孤单寂寞，怎么能熬过！”绥德从小赶脚的李治文，有过赶脚队的生活，也编创了很多种脚夫歌。毫无疑问，这首《赶牲灵》的作者是黄河边吴堡县张家堰的张天恩，他出身贫苦家庭，目不识丁，自幼随父赶牲灵谋生，常往来秦、晋、甘肃、宁夏、内蒙古许多地方，见多识广，极富艺术才气，能歌善舞，又有一副高亢悠扬的好嗓子。艰辛的赶脚生活激发了创作灵感，青少年时就编出许多民歌。1940年起，他不断地编写赶脚题材的民歌，反复思考雕磨修润歌词，最后完成了这首民歌。1945年正月闹红火，此歌一经他首唱就飞越黄河两岸、塞北江南。张天恩一生编创了近百首陕北民歌，被著名作曲家吕骥誉为“陕北民歌大师”。



轻轻地 打了声招呼(组诗)

□艾丽婷

看见

首茵在杂草中
开出紫色的花
我先看见紫色
再看见花
看见猫圈的叶子
层层叠叠。看见
隐于夏天身后
那个踮起脚尖
的春天

猫的失落

那只狗狗走后
邻居家的猫又来了
它蹑手蹑脚地，看了眼
连一滴汤汁都不剩的食钵
就走了

猫是失落的
这让我再次想起
走掉的狗狗
生前的它，欢迎它
可它至死都不知道
吸引它的，原来
是那个食钵

轻轻地，打了声招呼

一朵白莲孤立屏前
于是，一只蜻蜓落在
“爸爸”身边

这是父亲离开后的
第四十个清晨
我刷到一条短视频
他赞过的

一朵白莲孤立屏前
一朵莲和一只蜻蜓
隔着水面，彼此
轻轻地，轻轻地
打了声招呼。水波
在宁静的水面
漾开，一圈
又一圈

一块布

它是一块旧布
窑顶脱皮、掉沙
我翻箱倒柜，选出

它足够大，也足够轻
一把锤子，四枚铁钉
便将其固于卧室上空

它是AB面
以低调，迎接沙尘
以高调，给予我安然

它兜着一身灰，悬于半空
不声不响——
一块补丁，一块手帕

它是一块布
一块方方正正的
天空

我的诗歌没有姓名

□埃尔

我的诗歌没有姓名，
好比你天生就是抓不住的马
半空一轮残照的月，
影子脚下白雪的坡

我在凌晨开门遇到
半醒的山岭，漫过山头的浓雾
挂脖的铜铃回荡生与寂的响

你用蹄叩响草场上
我这个窃贼寂寞的门
相约去偷大虚的钥匙

那座婆婆的楼深处无人看管
七仙正在人间的湖泊里喋喋不休
情来自天上为何爱慕炊烟？

这场盗窃没有姓名，
却破坏它的传说，它的故乡，
以及为它刚刚铺好的稻床

诗事回想

□罗至

前几日到西安，几个诗人朋友聊到了诗歌界常说的传统“八大诗刊”，其中，有一哥们有意无意间询问我，在这些诗刊发遍了没有，我迟迟疑疑说好像都上过吧，其实，在内心很反感这种问话。回家后，我找到了保存在书柜里的、发表过的“八大诗刊”，并统计了发表次数：《诗刊》9次、《星星》3次、《诗歌月刊》7次、《诗选刊》4次、《扬子江诗刊》1次、《诗潮》4次、《诗林》2次、《绿风》1次。这些诗刊每次发表多则十几首，少则一两首。

《星星》是“八大诗刊”中，我最早发表诗歌的刊物；《诗刊》第一次发表是按“《诗刊》编辑部梅绍静老师收”投稿，十三天后，收到梅老师的留用通知，之后发了我的组诗；《诗歌月刊》品牌栏目“先锋时刻”，先后两次选用了我的组诗；《诗选刊》发我作品印象尤深的，是郁葱老师当主编时转载过我在其他刊物首发的组诗；《诗潮》发的是我前期的有代表性的诗歌，以及部分自认为有探索意味的作品；《诗林》发表我的两个组诗，其中两首诗歌分别入选中国作协创研部选编的两个年度的《中国诗歌精选》……这些创作历程，刻在了记忆深处。

在给这些诗刊的投稿中，我遇到不少难以忘怀的好编辑，如梅绍静、余笑忠、刘川、安海茵等老师，他们有的通过信件鼓励我，有的点评作品鼓励我，有的在活动中见面鼓励我，有的在电话里鼓励我……这些鼓励都给了我莫大的信心，促使我坚持创作到了现在。

特别要提的是，1996年，我最早在《诗刊》发表的是组诗《明媚的人》，与知名诗人李岩、沈苇、梅卓、郗家发等6人的作品，同在“诗意的西部”栏目里。刊物出版后，梅绍静老师给我寄来两本样刊，在其中一本的封面上，她用圆珠笔写有一封简短而真挚的勉励信，有一句令我至今惭愧：“……你的佳作使刊物生辉。”但当时给了年轻的我极大的激励。这组诗因为在《诗刊》发表，先后荣获榆林地区作家协会首届青年文学奖一等奖、榆林地委宣传部“五个一工程”一等奖，我在本土诗歌界也算写出了一点诗名。之后，我又收到过梅绍静老师的作品留用通知，也收到过大卫、周所同、李文彦等几位老师的作品留用通知，《诗刊》都一一给予了发表。

作者和刊物也讲缘分，缘分确实有深浅。每个诗人的作品，有的发表早一些，有的发表迟一些；有的发表次数（或首数）多一些，有的发表次数（或首数）少一些。这些，固然和编辑审美趣味、作品自身质量有着极大关系，但有时就缘于——不是你找刊物，而是刊物找你。比如，我于《上海诗人》发表的组诗《在泥河滩中失声》，怎么也没想到，过了近半年，还能被《诗选刊》转载。这就是刊物找到了作品，找到了你。有时，忽然看到的发表着实令人欣慰。《诗歌报月刊》改成《诗歌月刊》后，我按新地址投了数首诗，随后很快就把这个事给忘了。有一天路过一所中学门口的报摊，看到铁丝架上挂有一本《诗歌月刊》，好奇心促使我取下了仅有的这本《诗歌月刊》，在目录里赫然看到我的名字，发表了我的两首诗。那一刻，我异常惊讶，这才想起之前的投稿，马上买下了这本已经出版了两三个月的《诗歌月刊》。之后我想，那里怎么会独有这本诗刊，怎么又偏偏是有我的诗歌，被我想巧碰到的这一本呢？确是奇遇了。这让我想起另一件事，2018年的某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午休，手机铃声忽地响起，传来一位女性的柔软之声，她说她是《诗林》编辑部的安海茵，之前曾在《诗林》邮箱投稿中编发过我的组诗，认为我是那种来自基层却颇具实力的作者，她现在正编某期《诗林》，还缺半个页码的诗歌，让我精选两三首诗歌新作传给她。也许我当时太贪心吧，身边正好有一个较为完整的组诗，就不假思索地按邮箱全部发送了过去。后来根据时间推算，那期杂志并没有给我刊发两个页码的诗歌，而是在下一期发表了两个页码，计十余首诗歌。当收到杂志后，我庆幸之余，又不免为投稿时的冒失之举而羞愧，打心眼里感激安海茵老师，是啊，她的大度，她的不吝版面再次容纳了我的拙诗。诸如此类的事例，让我一直记忆犹新。此外，写作中也使我逐渐认为，诗人创作的每一首诗歌，都有其自身的传播运气，比如我的大型组诗《灵魂书写录》，其中篇章曾被《诗刊》《星星》《诗歌月刊》《诗选刊》《诗潮》《诗林》及其他综合刊物以单首或组诗形式发表。

作为一个诗写者，多年来投稿时，我其实从未专挑“八大诗刊”，而是更多地选择合适的各类文学刊物。因此，除“八大诗刊”外，我还在《江南诗》《草堂》《汉诗》《新诗选》《中国诗人》《上海诗人》《浙江诗人》《延河诗歌特刊》《散文诗世界》等发表过作品，当然有的不止发过一次。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的诗歌上过中国台湾的《笠》《葡萄园》、美国纽约的《一行》等海外华语诗刊。

据说，能否上“八大诗刊”是许多诗作者的一种情结，他们的订刊、阅读、投稿始终围绕这些刊物。这就回到本篇的开头，正因为，那个哥们才有意无意地询问我“八大诗刊”的发表情况，也许在该哥们的心里，上“八大诗刊”也是一个诗人的“级别”吧。

然而，我认为，写出一两首真正的好诗，才应是每一个诗人的终极目标，这似乎和发表没多大关系。我看到，国内许多备受推崇的实力派诗人，每年在认定的杂志上仅仅发表一两组诗歌，他们看重与维护的是诗歌艺术品质和诗人艺术声誉。其实，如果你写得公认的不好，发得愈多则愈露丑。而在诗歌专业内部，更是唯诗是论——好诗是唯一判定诗人优劣的标准。记得早年陕北现代主义诗人李岩给我说过一句话：“吕德安的诗在官方刊物发表得并不多，但他是中国最有成就的、最具影响力的现代主义诗人之一，他的诗歌自带光芒。”



绿村村边 杨春梅 摄

□杨梅

柠条染岁香

初夏清风，裹挟着青草与柠条独有的清甜，漫过鄂尔多斯高原。车驶入乌兰陶勒盖镇巴音西里嘎查，满目蓬勃绿意扑面而来。漫山遍野的柠条连片成林，在沟壑梁架之间绵延铺展，为苍茫贫瘠的大地，织就了一层厚实鲜活的绿毯，温柔包裹住这片风沙淬炼的土地。

柠条的绿，自带戈壁草木独有的韧劲。深褐粗糙的枝干之上，羽状复叶层层叠叠、疏密有致，在清风中舒展身姿，自带宁折不弯的倔强风骨。五月初夏，细碎鹅黄花苞悄然从叶腋间萌发，三两日间，便肆意绽放，缀满枝头。串串紫花垂落成流苏花穗，在暖阳下泛着温润的蜜蜡光泽。清风拂过山岗，漫坡金黄花穗层层摇曳，翻涌成灵动的金色涟漪，清甜花香漫溢四野，浸润了整片山野。

车缓行，凭栏远望，山野风光恬淡悠然。远处的牧场里，牛群低头静食青草，羊群簇拥成团，轻舔草尖晨露，步履悠然，自在闲适。春日桃李早已落英结果，青嫩小巧的野果隐匿在枝叶间，褪去了春日的喧闹繁盛，反倒愈发衬得柠条花开热烈酣畅。柠条可不是园林亭台的娇贵花木，不屑于争抢一时春光，独爱扎根贫瘠干裂的沙窝荒土，以平凡坚韧之姿，一点点抚平大地历经百年风沙的荒芜与沧桑。山野间，野豌豆、苦苣菜带着清晨的露珠随风轻摇，清浅草木香交织着柠条花香，萦绕鼻尖，引得人循着芬芳，缓步走入山坡深处。

转角之间，一处朴素的农家小院豁然映入眼帘。院门口整齐摆放着两只柳条筐，盛满新鲜脆嫩的野菜。几位妇人围坐筐边，指尖娴熟挑拣枯叶杂梗，轻柔的闲谈声随风流转，满是淳朴烟火气。蓝布衣衫的大婶笑语盈盈，诉说着新挖野菜的鲜嫩，待焯水拌上醇香胡麻油，便是山野最地道的美味。身旁身着红马甲的婶子应声附和，细数着柠条的珍贵，漫坡柠条花既可入药，浑身是宝，滋养着一方水土、一方人。

袅袅烟火闲谈，牵起我尘封的记忆，想起老一辈人扎根沙地、植绿治沙的往事。三十余年前，这里满目荒芜、黄沙漫天，风起沙扬便遮天蔽日，尘土漫天、寸草难生。为锁住肆虐黄沙、守护家园，当地村民踏遍沟梁坡地，最终选定生命力极强的柠条。它耐干旱、抗风沙，根系深扎地底数丈，是唯一能扎根荒漠、固住流沙的乡土草木。

那时的先辈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未破晓便扛锹上山，挖坑植苗，悉心养护，风雨无阻、岁岁不辍。年少的表姐常跟随祖父奔赴沙梁，老人总殷殷叮嘱：柠条生性坚韧、生命力顽强，一寸水土便能扎根万丈，比庄稼人更能熬、更肯守。流沙是死的，人是活的，代代栽种，岁岁坚守，终能让荒沙变绿洲。彼时懵懂不解深意，只觉得柠条枝条孱弱单薄，难以抗衡燥热风沙，却不知这平凡草木，藏着撼动荒漠、改写山河的磅礴力量。

思绪回归当下，农家小院灶火正旺，袅袅炊烟扶摇升空，与草木清香、饭菜热气相融缠绕，温柔缱绻。劳作的妇人眉眼温和，发丝沾着细碎草屑与柠条花瓣，眼

角细纹盛满岁月安然与生活暖意。她们扎根乡土，勤恳劳作，沉稳温柔的模样，恰似脚下的柠条。

曾几何时，这片沙地贫瘠闭塞，发展滞后，年轻人纷纷外出谋生。而今，柠条染绿千沟万壑，荒漠换新颜，乡村发展也迎来新生。苗木种植、特色种养、乡村旅游蓬勃兴起，家乡热土商机遍地、前景广阔。越来越多外出游子选择返乡创业，打理庭院、深耕乡土，日子越过越红火，恰似漫坡盛放的柠条花，舒展明媚、岁岁向好。

缓步登临山梁高处，晚风轻柔，花香馥郁。抬眼远眺，记忆中满目苍凉、黄沙漫天的荒芜沙梁，早已披连片柠条牢牢覆盖。曾经吞噬草木、肆虐家园的风蚀坑，如今绿意葱茏、繁花满坡，化作层层叠叠的绿色海浪。暖阳穿透细碎花瓣，洒落满地斑驳影子，清风裹挟泥土与草木的温润气息，让人真切读懂坚守的意义，读懂岁月沉淀的绵长馨香。

这片土地曾历经风沙磨折，黄沙锁地、稼穡艰难，留不住草木，更留不住人心。幸而一辈辈治沙人如柠条般扎根故土、坚守不退，以汗水浇灌荒漠，以恒心植绿山河，代代接续、久久为功，终让漫漫荒沙蜕变为青绿山海，让苦涩岁月酝酿出甘甜生活。

依托漫山柠条资源，当地人探索生态富民新路径，通过平茬复壮、科学加工，让昔日无人问津的“荒柴”，经过粉碎、揉丝、制粒等多道工序，变身优质高蛋白饲料，成为农牧民增收致富的“真金白银”。

如今的柠条，早已不止是固沙护土生态草木。嫩梢为优质饲草，繁花可养蜂入药，苗木远销各地装点山河，漫山柠条花海更是乡村文旅名片。每至节假日，游人纷至沓来，赏花踏青、采摘野菜，农家小院宾客盈门，土鸡蛋、胡麻油、酸牛奶等乡土好物销路畅通。山野间机器轰鸣、人声热闹，交织成乡村振兴最鲜活、最动人的蓬勃乐章。

伫立沙梁花海之中，晚风拂袖，岁月安然。原来最美的诗行，不在笔墨书卷之间，而在柠条岁岁盛放的枝头，在沙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生机里，在庄稼人眉眼舒展的笑意中。

